

爱情

漓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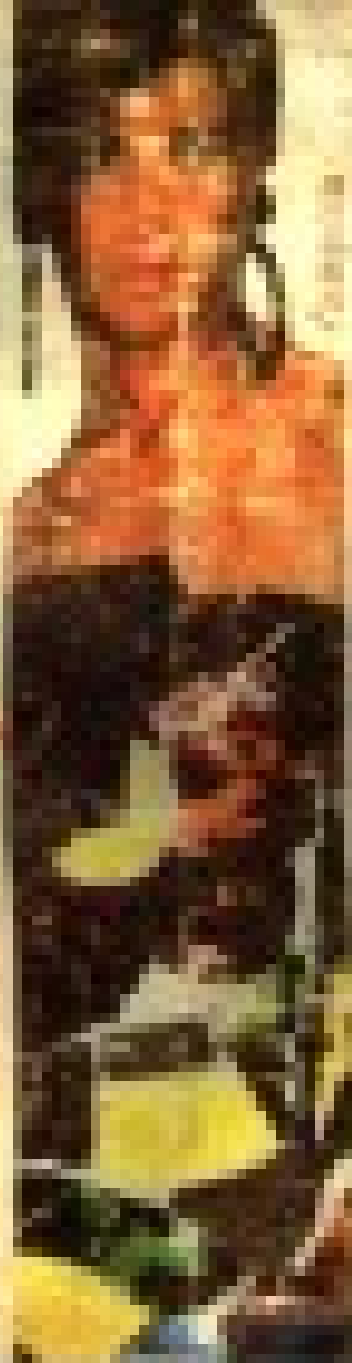
与复仇

〔英〕玛丽·科雷利 著 柳崇本 译 柳昊南 校



爱情

与复仇



爱情与复仇

〔英〕玛丽·科雷利 著

柳崇本 译 柳昊南 校

(桂)新登字03号

爱情与复仇

〔英〕玛丽·科雷利 著

柳 崇 本 译

柳 昊 南 校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625 插页4 字数 280,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600册

ISBN 7-5407-1222-8/G·278

定价: 8.00元(平)
11.00元(精)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14)
第 三 章.....	(25)
第 四 章.....	(36)
第 五 章.....	(43)
第 六 章.....	(53)
第 七 章.....	(61)
第 八 章.....	(72)
第 九 章.....	(89)
第 十 章.....	(103)
第 十 一 章.....	(117)
第 十 二 章.....	(127)
第 十 三 章.....	(135)
第 十 四 章.....	(144)
第 十 五 章.....	(159)
第 十 六 章.....	(179)
第 十 七 章.....	(191)
第 十 八 章.....	(199)

第十九章·····	(207)
第二十章·····	(226)
第二十一章·····	(237)
第二十二章·····	(247)
第二十三章·····	(259)
第二十四章·····	(269)
第二十五章·····	(283)
第二十六章·····	(297)
第二十七章·····	(309)
第二十八章·····	(325)
第二十九章·····	(336)
第三十章·····	(347)
第三十一章·····	(358)
第三十二章·····	(370)
第三十三章·····	(382)
第三十四章·····	(393)
第三十五章·····	(406)
第三十六章·····	(425)
第三十七章·····	(440)
译后记·····	(454)

前 言

我唯恐本书的读者会认为这个故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也许有必要说明：故事中的一些主要事件，都是以1884年霍乱在那不勒斯^①施虐时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依据的。根据每天报刊的记述，我们都相当清楚地知道，妻子的不贞行为，非常不幸地正变得普遍起来——普遍得足以破坏社会的安定和荣誉。而受辱的丈夫的复仇则不那么普遍——他敢于擅自处理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至少在英国，他这方面若如此大胆，无疑会被认为是一种比不贞更糟的罪行，对此，他个人注定要遭受折磨。不过在意大利，事情具有不同的基础——法律冗长而繁杂，还有特别陪审团犹豫不定的裁决，对于抚慰男人受损害的荣誉和败坏的名声，在那里被认为是不够灵敏的。因而——不管是对是错——时常有人干出离奇可怕的事来——一般说来，外界对此毫无所闻，而一旦终于败露，人们则惊奇而疑惑地听着。小说家或剧作家头脑中构思的风流韵事，若与真实生活中的风流韵事相比往往是大为逊色的——生活被错误地说成平淡无奇，但实际上，生活中充满悲剧，就同索福克勒斯^②或莎士比亚所构思的任何一部悲剧

①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西南部的海港城市。

②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

一样伟大、阴暗和折磨心灵。没有什么比事实更为离奇的了——有时更为可怕！

玛丽·科雷利

第一章

我，本书^①的作者，是一个死人。在法律上是死了——有确凿的证据可证明死了——死了并埋葬了！要是在我家乡城里问起我，人们将会告诉你，我是1884年霍乱蹂躏那不勒斯时的受害者之一，我的遗骸正在我的祖先的停柩所里腐烂。可是……我却活着！我感觉到热血在我的血管里流动——经历过三十个春秋的血液——少壮时期赋予我活力，使我的眼睛敏锐而明亮，肌肉强壮如铁，双手抓握有力，优美的身躯笔直，并对自己的体态感到自豪。是的！……尽管宣布我已死亡，但我还活着；我活着，充满男子汉的力量——甚至悲伤在我身上留下的显著痕迹也并不多，仅有一处而已。我的头发过去是乌黑的，现在则白如阿尔卑斯山顶上的雪环，尽管一簇簇鬓发浓密如故。

“一种体质上的遗传吗？”一个内科医生在观察我的霜白色头发时问道。

“由于突然的休克吗？”另一个医生提问。

“由于遭受酷热吗？”第三个医生提示。

我并未回答他们。我过去曾回答过一次。我把自己的故

① 本书原名Vendetta，意为“血海深仇”。根据本书的内容译为《爱情与复仇》。——译者

事告诉了一个偶然遇到的人——一个以医疗技术和仁慈而闻名的人。他在明显的怀疑和吃惊中听完我的话，暗示我可能疯了。自那时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不过，现在我在写作。我远离一切困扰——我能无畏地写下实情。假如我愿意，我可以用钢笔蘸着自己的血来写，谁也无法反对我！因为我处身于南美洲大森林的绿色沉静中——处女般高傲而端庄的沉静，几乎未被人类文明无情的步伐所打破——这是一处寂然无声的隐居地，轻微的干扰仅来自小鸟的翅膀拍打声和温柔的啼叫声，以及天上自然产生的清风或暴风的呼呼声。我就住在这片迷人的憩息地内——我在此敞开负担过重的心怀，犹如举起满满的圣餐杯，将杯中物倾倒在地上，直至倒光其中的最后一滴苦酒。外界应当知道我的历史。

死了，可是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你会问。啊，我的朋友！如果你试图清除你的死去的亲属，就应该把他们的尸体火化。否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火化是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干净而又安全。对此何必有什么成见呢？把我们所爱的（或假装爱的）人的遗骸付诸净化的火和纯洁的空气，比起把他们放进阴冷的石屋停柩所或埋入地下潮湿而发粘的泥土中来，肯定要好些。因为在坟土里深藏着令人厌恶的东西——腐臭的、说不出名字的东西——长长的蠕虫，粘糊糊的动物，长着瞎眼睛和无用的翅膀——出生在有毒的水气里的昆虫当中畸形而残疾的动物。只要一看见这些动物，就会促使你，唉，娇弱的女人，歇斯底里发作；甚至也会刺激你，唉，坚强的男人，厌恶得颤抖。不过，比起基督徒的所谓殡葬产生的这些仅仅是有形的恐怖来，还有更坏的事——那就是可怕的毫无把握。假如我们把装着自己的亲爱

的死亡亲属的狭长而坚固的棺材放进停柩所或地下墓穴——假如我们穿上得体的丧服，哭丧着脸，带着适宜的、文雅而有耐心的伤感表情——我要问，假如采取了一切保证安全的合理措施以后却表明实际上是不够的，那又怎么办呢？假如我们安放着已故亲人的牢笼，并不像我们天真想象的那样装着坚固的门——那又怎么办呢？假如坚固的棺材被拼命的、疯狂的手指扳开——假如我们新亡故的亲爱的朋友竟没有死，而是像古代的拉撒路^①那样走出来重新向我们的爱提出异议，那又怎么办呢？我们未曾利用安全的、古典的火葬法，对此我们难道不感到痛心疾首？尤其是，假如我们的很值得哀悼的死者把人世上的财富留给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是自欺欺人的伪君子——我们中很少有人真的为死者感到难过——我们中很少有人怀着任何真正的温情或爱情而纪念他们。可是上帝知道！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怜悯，比我们想象到的还要多！

让我言归正传吧！我，新亡故的法比奥·罗马尼，就要叙述短短一年里的事情——漫长而受折磨的一辈子的悲痛，都压缩在这一年里。短促的一年！锋利的刺戳，来自时间的匕首！它戳穿了我的心，创伤仍开着口、流着血，每一滴血在流下来时都是污染了的！

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普通的苦难，但我却从未经历过，那就是贫穷。我生来富有。我的父亲菲利波·罗马尼伯爵去世时，留下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男孩子，作为他的庞大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他的有势力的家族的唯一继承人。当

^① 据《新约圣经》故事：拉撒路病死并安葬四天后，耶稣亲临其墓，先要人们搬走坟前的石头，随后他大声叫死者出来。这样，拉撒路便复活了。——译者

时有许多坦率的朋友，怀着同平时一样的好心，对我的未来作了最坏的预言。不仅如此，甚至有些人怀着某种程度的恶意，期待着我的身心毁灭——而他们也是值得尊重的人。他们有可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话是有分量的；我曾经成了他们恶意而虚假的担心的对象。根据他们的估计，我注定会成为赌徒、浪荡子、醉汉，或性质最卑劣的不可救药的酒色之徒。可是，说来奇怪，我并未成为那样的人。虽然我是那不勒斯人，具有我这个种族全部火热的激情和热烈的血性，但对于没有头脑的、粗俗的人的卑鄙恶习和低级欲望，我怀着天生的蔑视之情。在我看来，赌博是发狂的蠢事；喝酒会毁坏健康和理智；穷奢极欲则是对穷人的凌辱。我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条介于简朴和豪华之间的中间道路，把安逸的宁静与和谐的社交欢娱审慎地结合起来——这是明智的生活的一种平静的历程，既不会使精神枯竭，亦不伤害身体。

我住在父亲的别墅中——这是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微型宫殿，位于俯瞰那不勒斯湾的一处林木繁茂的高地上。我的娱乐场四周长着芳香的桔子树和爱神木的树丛，几百只高声鸣啭的夜莺对着金色的月亮鸣唱情歌。闪闪发光的喷泉在雕刻着许多奇妙图案的巨大石池里上下起伏；清凉的、哗哗响的泉水飞溅，使得炙人而沉寂的夏天的最热的空气凉爽起来。在这个隐居处，我宁静地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年头，生活在书画的环境里，常有朋友来访——都是男青年，他们的爱好同我多少有些相似，他们同样能欣赏古籍的优点或稀有的佳酿的香味。

至于女人，我很少看见或者说没有看见。说真的，我总是本能地避开她们。一些有女儿要婚嫁的父母，时常邀请我

到他们家里去，但我通常都谢绝这些邀请。我的一些最好的书籍警告我勿同女性交际——我相信并接受这种警告。我的这种倾向使我遭到伙伴中某些人的讥笑，他们秉性多情，不过他们对我的所谓弱点所进行的快活的嘲弄，对我从未产生影响。我信任友谊而不是爱情；我有一个朋友——在当时，我愿为他愉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激发了我最深厚的友爱。他，圭多·费拉里，偶尔也同别人一起好意地嘲笑我，这是由于我畏缩不前、不喜欢女人而惹起的。

“哼！法比奥！”他大声说道，“直到你啜呷过出自两片玫瑰红的嘴唇的蜜露，你才会尝到生活的乐趣——直到你深深地凝视过少女眼睛里妙不可测的绚丽，你才能猜透星星的奥秘——你用渴望的双臂紧搂住忸怩的腰，并且听到同你自己的心紧贴着的那颗激动的心在跳动，直到那时你才会懂得欢乐！你的发霉的书籍可以休矣！你要相信，那些忧伤的古代哲学家们身上并无男子气质——他们的血都是水——他们对女人的诽谤，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理有应得的失望的牢骚话。那些失去生活中主要奋斗目标的人，总是乐于劝说别人相信：不值得争取这个目标。怎么样？老兄！你有机智，有闪光的眼睛，快乐的笑容，灵活自如的体态，你不想进入爱的行列吗？关于爱神，伏尔泰^①说过什么话啊？‘无论你是谁，你的主宰者就在这里，他过去是，现在是，或者说应当是你的主宰者！’”

我的朋友这样说时，我笑了，但没有回答。他的论点未能使我信服。不过我喜欢听他谈论——他的声音像画眉的叫声一样圆润，他的眼神比一切言谈更为雄辩。我无私地、真

①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译者

诚地喜爱他——上帝知道！——我那种罕见的柔情，在男学生当中有时会感觉到，而成年的男人则很少有此体验。我有他做伴是愉快的，正如他有我做伴时也的确显得愉快一样。我们在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他像我自己一样，早年父母俱丧，从而留下他为自己确定符合其特殊幻想的生活道路。他选择了艺术为职业。尽管他是相当成功的画家，但却很穷，而我则很富。经过适当的事先考虑和巧妙安排，我用各种方法为他补偿命运对他的这种忽视——我给他尽可能多的酬金，而未引起他的疑惑或损伤他的自豪感。因为他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我们有非常相同的爱好，我们具有同样的同情心，总之，除了他的信任和做伴以外，我不企求什么更好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无论多么无辜，都不会让他长期幸福下去。命运——或者说突变——不能容忍我们无变化地安静度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看一眼，说一句话，接触一下，嗨！一长串的老关系便割断了，我们认为那么深沉的、持久的宁静就中断了。这种变化降临到我身上，正如它肯定也会降临到一切人身上一样。一天——我记得多么清楚啊！——1881年将近5月底的一个闷热的晚上，我在那不勒斯。我在自己的游艇里度过了这天的下午，懒洋洋地在海湾内游览，利用当时有的微风。圭多不在（他已去罗马，要逗留数星期的时间），使我成了有些孤独的人，当我的轻舟驶入港内时，我感到自己心情沉闷、犹豫不定，同时产生了抑郁之感。在我的船上工作的几个水手，一上岸就各奔东西——每个人都到自己心爱的寻欢作乐的老地方去了——可是我并无自娱的好心情。虽然我在本市有许多熟人，但对他们所能提供的娱乐却不大欣赏。我漫步经过一条主要街道，考虑是

否应步行回到自己的高地住处，这时我听见歌声，感觉到白袍在远处闪现。当时是圣母玛利亚月，我立即得出结论，这一定是正在走近的圣母圣歌队。一半由于无所事事，一半由于好奇，我静静地站着等候。歌声越来越近——我看见神父及其侍者，香气浓郁的、摇晃的金香炉，闪亮的蜡烛，以及儿童和姑娘们雪白的头巾——然后，突然间，美丽如画的场面在我的眼前闪耀，绚丽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一个人的脸正向前看着！一张脸在云一般的琥珀色长发中犹如星星一样闪光——一张玫瑰色的、孩子般可爱的脸——完美无瑕的可爱的脸，由于两只晶莹的、大而乌黑的眼睛而灿烂夺目——在这张脸上，小嘴迷人而又甜蜜地微笑着！我再三地凝视，感到眩惑和激动；美色使我们大家成了傻子！这是一个女人……是我不信任和极力避开的女性中的一员——一个豆蔻年华的女人，一个最多只有十五六岁的姑娘。她的面纱凑巧或故意披在后面，一刹那间，我已陶醉在她那迷惑心灵的秋波中，陶醉在她那女巫般的微笑中！圣歌队走过去了，两人去远了……但在那一瞬之间，我的生活的一个时期已永远结束，而另一个时期则已开始！

当然，我同她结了婚。我们那不勒斯人在这类事情上是不浪费时间的。我们是不审慎的。同英国人的平静的血液不一样，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快速地流动——它同酒或太阳一样热，不需要想象出来的刺激剂！我们爱，我们期望，我们占有；后来呢？你们会说，我们大概厌倦了吧？这些南方人是那么变化无常！全错了——我们并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易于厌倦。英国人不厌倦吗？坐在家里，“甜蜜的家”的壁炉角落处，同胖太太和日益增多的家庭成员们在一起，他们

不是有时也有暗中的厌烦吗？的确，有的！不过他们很谨慎，不会这么说。

我不需要叙述求爱的故事——求爱是简短而甜蜜的，就像一首唱得绝妙的歌曲一样，并无什么障碍。我娶的这位姑娘，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放荡不羁的破落贵族的独养女，其父靠经常去赌场搞点钱来糊口。他的女儿是在一个有严格教规的女修道院里长大的——她对世界一无所知。他眼中含着感伤的眼泪向我保证，她“同圣母祭坛上的花一样天真无邪”。我相信他的话——这个可爱的、年青的、柔声细语的处女，即使对于邪恶的影子，她又能有什么了解呢？我切望采撷如此美丽的百合花，自豪地戴起来——她父亲很乐意让她嫁给我，毫无疑问，他内心暗自庆幸，这门有钱的婚事已降临到他那没有妆奁的女儿的命运中。

我们在六月底结婚。圭多·费拉里大方而殷勤地光临了我们的婚礼。

“巴克斯神^①赐福予你！”结婚仪式结束时，他大声地对我说。“法比奥！你已从我的劝导中获得好处。安静的家伙往往是最狡猾的！你搜寻了维纳斯^②的珠宝箱，偷走了她最漂亮的宝玉——你得到了两西西里^③最可爱的少女！”

我握着他的手，心里浮现出一点懊悔之意，因为他在我的感情中不再位列第一了。我几乎对此感到悔恨。是的，就在我结婚的当天早晨，我回顾了过去的日子——虽然那么近，但现在说来已成过去——并且叹着气想，这些日子已经

① 据希腊、罗马神话，巴克斯是古希腊、罗马的酒和欢乐之神。——译者

② 据罗马神话：维纳斯是爱和美的女神。——译者

③ 两西西里是意大利统一前的一个王国，其版图当时也包括那不勒斯在内。——译者

结束了。我看一下我的夫人尼娜。这就够了！她的美貌使我眩惑，不能自制。她的晶莹的大眼睛里的柔情又使我悄悄地激动起来——除她以外，我忘了一切。我的激情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在那种情况下，爱，唯有爱，似乎才是天地万物的基调。我接触到了欢乐境界的顶峰——白天享受着仙界的宴乐，夜里做着销魂的梦！不，我从未感到厌烦！我的夫人的美色从未使我生厌；随着我占有她的日子一天天地消逝，她变得更漂亮了。我从未见过她有不可吸引人的时候；几个月内，她就对我的个性了如指掌。她发现她的甜蜜的秋波能把我吸引到她身边，成为她的心甘情愿的、忠实的奴隶；她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测定我的弱点；她懂得——她什么不懂呢？这些愚蠢的回忆折磨着我自己。一切年过二十的男人，对女人的诡计总是有所了解的——这些漂亮的、嬉戏的、不足道的女人，能软化最强有力的英雄的意志，削弱他们的力量。她爱过我吗？唔，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回顾那些日子，我可以坦率地说，我相信她爱过我——正如一千个妻子中有九百个爱她们的丈夫，也就是说，由于她们能够得到满足。对于她，我无所不给。假如说我有意把她理想化并把她抬高到天使的高度，而实际上她只不过是低水平的妇女，那么，这是我干的傻事，而不是她的过错。

我们是好客的。我们的别墅是那不勒斯一带上流社会头面人物的聚会处。我的妻子受到普遍的赞誉；她的惹人喜爱的容貌和优雅的仪态是附近人们谈话的题材。我的朋友圭多·费拉里是发出最响亮的赞美声的人之一，他对她所表现的敬仰，使得我对他倍感亲切。我信任他犹如兄弟；他随意来来去去；他给尼娜带来她所中意的花和奇妙的琐碎东西等礼物；他以兄弟般的、体贴入微的好意对待她。我认为自己